

母子君臣

慈禧全傳之四
高陽著



母子君臣

慈禧全傳之四
高陽著





皇冠
CROWN

(註冊商標第173158號)

皇冠叢書第 343 種

母子君臣

高 陽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 1 6 8 8 8 8

郵撥帳號0010426-9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總編輯：陳鏞華

編輯：楊雪嬌・崔玉珍
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美術編輯：李復君

校 對：劉秋娥・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
電話：3 0 6 1 9 7 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5063號
執照字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五 月

第十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七 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母子君臣

慈禧全傳之四
高陽著



母子君臣

慈禧全傳之四
高陽著



母子君臣

高陽著

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，欲雨不雨，是個鬱熱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子；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，卻開朗得很。頭一天就由長春宮總管太監李蓮英傳諭：軍機召見醇王。不但單獨召見，而且看樣子他們叔嫂之間還有一番長談。這可以從例行召見軍機時間之短促這一點上，窺知端倪；幾乎不等軍機領袖禮王世鐸陳奏完畢，她就搶着說了句：『我都知道。你們跪安吧！』

全班軍機大臣跪安退下，剛走出養心殿宮門，就遇見醇王；包括禮王在內，一起止步，退到一邊，垂手肅立，讓他先走。

『各位晚走一會兒！回頭怕有許多話交代。』

這是說慈禧太后會有許多話交代。世鐸答一聲：『是！我們聽信兒。』

醇王又往前走，走不數步，聽得後面有人喊道：『王爺請留步，請留步。』

轉身一看，但見有人氣喘吁吁地正趕了來；到近前方始看出，是工部尚書兼步軍統領、總管內務府大臣、總理大臣的福錕；雖然汗流滿面，形色匆遽，卻不廢應有的禮數，先給醇王請了個端端正正的安，然後遞上一個封套。

「是甚麼？」

「北洋的電報。」福錕說，「剛到不久，特意給王爺送了來。」

醇王打開封套，抽出電報來看；入目便喜動眉梢，「我就在等這個電報。」說着，他的步履益見輕快了。

「王爺，」福錕趕緊又喚住他，「還有個消息，八成兒不假；孤拔死在澎湖了。」

「喔，」醇王驚喜地問：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得病死的。」福錕又說，「照我看，是氣死的。中法訂立和約，化干戈爲玉帛；唯恐天下不亂的孤拔，何能不氣？」

醇王點點頭，沒有功夫跟福錕細談；急着要將手裏的電報，奏達御前。

*

看完李鴻章的電報：法軍準定在這一天退出基隆，慈禧太后長地舒了口氣。

*

*

「中法的糾紛算是了掉了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咱們得要從頭來過，切切實實辦一兩件大事。」她指着桌上說：「李鴻章的這個奏摺，你看過了？」

「是！臣已經仔細看過。」醇王答說：「李鴻章打算在天津創設武備學堂，聘請德國兵官，作爲教師；挑選各營弁兵，入堂學習，期滿發回各營，量材授職。這是大興海軍的根基，請太后准他的奏。」

「這當然要准。」慈禧太后說，「我今天找你來，就是要跟你商量，怎麼樣大興海軍？錢在那裏，人在那裏？都要預先有個籌劃。」

「臣跟李鴻章談過好幾回了。人才自然要加強培植；經費只要能切實整頓關務、釐金，不怕籌不出來；只

怕各省督撫，不肯實心奉公。」醇王停了一下說：「這是件大事，臣想請旨飭下北洋、南洋、沿海各省督撫，各抒所見，船廠該如何擴大；砲台該如何安設；槍械該如何多造，切切實實講求，務必辦出個樣子來，才不負太后的期望。」

「就是這話。」慈禧太后說：「皇帝今年十五歲了。」

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來這句話，有何含義；他一向謹慎，不敢自作聰明去作揣測，只毫無表情地答一聲：「是。」

「親政也快了。我總得將祖宗留下來的基業，治理得好好兒的交給皇帝，才算對得起列祖列宗，天下百姓。」太后這樣子用心，天下臣民，無不感戴。不過，皇帝年紀還輕，典學未成；上賴太后的覆育，親政一事，現在言之過早。」

「不是這話。垂簾到底不算甚麼正當的辦法；我辛苦了一輩子，也該爲我自己打算打算。我不能落個名聲，說到了該皇帝親政的年紀，我把持不放。其實，我這麼操心，爲的是誰？還不是爲了爭一口氣嗎？要說到危難的時候，沒有我拿大主意，真還不成；如今中法和約訂成了，基隆的法國兵也撤退了。中國跟日本爲朝鮮鬧得失和，如今有李鴻章跟伊藤博文講解開了，一時也可保得無事。往後大家同心協力，拿海軍好好辦起來，自然可以不致於再讓洋人欺侮咱們。古人說的是「急流勇退」；我不趁這個時候見好就收，豈不太傻了嗎？」

「太后聖明！眼前和局雖定，海防不可鬆弛；正上要賴太后聖德，切實整頓。親政之說，臣不敢奉詔。」說完，醇王取下寶石頂，三眼花翎的涼帽，放着磚地上；重重地碰了個響頭。

這番表現，使得慈禧太后深爲滿意；然而表面却有遺憾之色：「唉！」她嘆口氣，「你起來！我也知道大

家還饒不過我。」

『太后這麼說，臣等置身無地。』老實的醇王，真以為慈禧太后在發牢騷，所以惶恐得很。

『話雖如此，我也不過再苦個兩三年。』慈禧太后又說：『我今年五十一了；也不知道還有幾年？歸政以後，總該有我一個養老的地方吧！』

這話早就有人提過了，說慈禧太后想修萬壽山下，昆明湖畔的清漪園。醇王一直不置可否，而心中已有成算，所以這時候不等她再往下說，趕緊接口答奏：『臣等早就打算過了。只等經費稍稍充裕，拿三海好好修一修，作為皇帝頤養太后天年之處。』

慈禧太后不動聲色地點點頭：『我也是這麼在想。修三海的上諭，跟大興海軍的上諭，一起發吧！讓天下都有個數，我該歸政，享幾天清福了。』

『是！』醇王問道，『修三海的工程，請旨派人踏勘。』

『你瞧着辦吧！』慈禧太后又說：『最好先不要派內務府的人。』

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內務府大臣；相反地，是迴護他們。因為凡有大工程出現，言路上一定都睜大了眼看內務府；現在沒有內務府大臣參與勘估，就不會太引人注意。而且，大工程的進行，依照例規，必是先派勘估大臣，再派承修大臣，勘估不讓內務府插手，正是為了派他們承修預留地步。

醇王奉旨唯謹。由養心殿退到內務府朝房，將全班軍機請了來，下達懿旨——軍機大臣一共六人，禮親王世鐸，向無主張；額勒和布與張之萬伴食而已；常說話的是閻敬銘，許庚身與孫毓汶。只是閻敬銘的話，在醇王聽來，常覺話中有刺，梗喉難下。

『修南北海的工程，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，就有上諭的。』閻敬銘閉着眼唸當時的諭旨：『我還記得，上諭是：「現在時值艱難，何忍重勞民力？所有三海工程，該管大臣務實核實勘估，力杜浮冒，次昭撙節，而恤民艱。」以今視昔，時世越發艱難；況且還要大興海軍。從古以來，帝皇大喪天下元氣的，無非三事：好大喜功、大治武備；巡觀遊幸、大興土木；佞神信佛、祠禱之事。本朝開國，盡懲前明之失，康熙兩朝，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；純皇帝天縱聖明，雄才大略，不殊漢武，然而所失亦與漢武相仿。盛世如此，而況如今？如果要大興海軍，又要大興土木，只怕不待外敵欺凌，危亡立見！』

這番侃侃而談，聽在醇王耳朵裏，很不是滋味；他的性情有時很和易，有時很褊急，總而言之，心裏想說甚麼，都擺在臉上。所以，不待閻敬銘話畢，神色就很難看了。

孫毓汶在這樣的場合，總是耳聽別人，眼看醇王；見此光景，一馬當先替醇王招架，『丹翁失言了！』他說，『今昔異勢，外敵環伺，非極力整頓海防，不足以立國；中法、中日交涉，委屈求全，原就是亟圖自強之計。至於勘修三海，爲皇太后頤養天年之計，理所當然；本朝以孝治天下，此舉萬不可省。至於時世艱難，一切從儉，當然亦在慈聖明見之中；談不到甚麼大興土木。』

『但願如此。』閻敬銘慢條斯理地說，『大興海軍，戶部勉力以赴；大興土木，不知款從何出？』

『本就不是大興土木。』許庚身接口說道，『不過工程規模雖不大，辦事的規制不可不隆重；才是皇上孝養尊崇之道。踏勘一事，得要請七王爺主持。』

『可以。』醇王同意他的看法，『御前，軍機一起去看；省得事後有人說閒話。』

很明顯，所謂『說閒話』是指閻敬銘；看樣子要流於意氣，禮王世鐸亦很不安，便有意打岔，拉長了嗓子

喊：『來啊！』

等將蘇拉喊了來，世鐸吩咐請軍機章京領班錢應溥來寫旨——這道上諭很簡單，用『欽奉懿旨』的字樣，三海應修工程，派御前大臣、軍機大臣，以及專管離宮別苑的『奉宸苑卿』，會同醇王踏勘修飾，一切事宜，隨時查明具奏。

另外一道大興水師的上諭，真正是軍國大計，關係甚重；所以字斟句酌，頗費經營，花了整整一個時辰，方始定稿，醇王接來一看，寫的是：

諭軍機大臣等：現在和局雖定，海防不可稍弛，亟宜切實籌辦善後，爲久遠可恃之計。前據左宗棠奏：『請旨飭議拓增船炮大廠』；昨據李鴻章奏：『仿照西法，創設武備學堂』各一摺，規劃周詳，均爲當務之急。自海上有事以來，法國恃其船堅砲利，縱橫無敵；我之籌劃備禦，亦嘗開設船廠，創立水師，而造船不堅，製器不備，選將不精，籌費不廣。上年法人尋釁，疊次開仗，陸路各軍，屢獲大勝，尙能張我軍威；如果水師得力，互相援應，何至處處掣肘？當此事定之時，懲前毖後，自以大治水師爲主。

接下來便是指定朝廷倚爲柱石的一班疆臣將帥，『確切籌議，迅速具奏』；第一個自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；第二個是左宗棠，以下是彭玉麟、穆圖善、曾國荃、張之洞、楊昌濬，一共是七個人。

最後是一段鄭重其事的告誡：

總之，海防籌辦多年，糜費業已不貲，迄今尙無實濟，由於奉行不力，事過輒忘，幾成銅習。該督等俱爲朝廷倚任之人，務當廣籌方略，行之以漸，持之以久。毋得蹈常襲故，撫拾從前敷衍之詞，一奏塞責。醇王看罷，提筆改動了一兩個字；隨即便由錢應溥再寫一個『奏片』，遞到內奏事處，用黃匣捧送長春宮

，讓慈禧太后核可以後，分繕『廷寄』，交兵部專差寄遞七處。

*

*

*

這天晚上，福錕特設盛饌，專請孫毓汶一個人；杯盤之間，有宮中傳來的密旨相商。

『上諭是下來了。』福錕低聲說道：『上頭的意思，你是知道的；此後該如何著手，李總管有話傳出來，說要請你出主意。』

『上頭的意思』是孫毓汶早就知道的，修三海不過是一個障眼法；其實是想修清漪園，經費如何籌措，工程如何進行，大致也有了成議。但空言容易；以空言見諸實際，就不那麼簡單了。所以孫毓汶沉吟不語，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。

孫毓汶是好量，酒越多思路越敏銳；因而福錕並不催他。直到十來杯酒下肚，孫毓汶方始開口。

『此中有個關鍵人物；這個人敷衍好了，大事已成一半。』

『你是說朝邑？』

閻敬銘是陝西朝邑人；他當然也是關鍵人物，但是，『他還在其次。』孫毓汶說：『是李相。』

『嗯。』福錕深深點頭，『怎麼個敷衍？』

『自然是格外假以詞色，要讓他們知道，慈禧特隆；然後感恩圖報，旨出必遵。』

『中堂！』孫毓汶忽然顧而言他地問，『你看近來言路上如何？』

『馬江一役，清流鍛羽；比從前消沉得多了。』福錕舉杯相敬，『萊山，這是你的功勛！』

孫毓汶坦然不辭地接受了他的敬酒。如果說打擊清流亦算功勛；那麼，孫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勛。當年池臺

策將翰林四諫中的張佩綸、陳寶琛及清流中的吳大澂，派爲福建及南北洋軍務會辦，讓大言炎炎，紙上談兵的書生，去總領師干；無異拿他們送入雲端，等着看他們摔得粉身碎骨。果然，馬江一敗，接着追論保荐喪師辱國的唐炯、徐延旭的責任，張陳二人，都獲嚴譴。清流籍口結舌，噤若寒蟬；而吃過清流苦頭的人，無不拍手稱快，因而有副刻薄的對子，上聯叫做：『三洋會辦，且先看候官革職，豐潤充軍』，說陳寶琛革職，張佩綸充軍用『且先看』的字樣，意思中還要等着看吳大澂的『好看』。

下聯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張之洞作個陪襯。張之洞由內閣學士外放山西巡撫，謝摺中一句『敢忘八表經營』，久成話柄；這裏少不得再挖苦一番：『八表經營，也不過山西禁烟，廣東開賭。』禁烟自是好事；廣東的『闖姓』復開，是爲了籌餉，在張之洞是萬不得已之舉，而出以『也不過』三字，卑薄之意，十分明顯。

不過一年多功夫，翰林四諫爲孫毓汶收拾了一半。再有個鄧承修；孫毓汶仿照當年恭王應付倭仁反對設置同文館的辦法，擡撥醇王請旨，將鄧承修派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，讓他無法再抨擊洋務。但話雖如此，只要『鐵漢』在京，還得要處處防他。

『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囂張了。不過，一半也是沒有題目的緣故；修園一事，雖可以不明發上諭，到底不能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。中堂，』孫毓汶問道：『倘或有人像同治十三年那樣，交相起鬨；請停工的摺子一個接一個上，請問如何應付？』

『我担心的就是這個。盛伯熙算是清流後起的領袖，不過鋒銳已不如前；加以慈聖優遇，翁叔平也籠絡得住他，大概不會多嘴。此外就很難說了。』福錕接着又說：『我看鄧鐵香就決不肯緘默。』

『鄧鐵香的事好辦。天造地設有個差使在等着他。』孫毓汶說，『幾時你不妨跟七爺提一提。』

『喔！』福錕很注意地問，『你是說讓我保荐鄧鐵香一個差使。是甚麼？』

『中國跟法國，馬上要會勘中越的邊界了；鄧鐵香很可以去得。』

『著啊！』福錕擊節稱賞，『他既是總理大臣，又是廣東人，人地相宜，真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個差使。萊山，你真想得到。不過，深入蠻荒烟瘴之地，比充軍山海關外還苦；只怕他不肯去。』

『這是甚麼話！』孫毓汶作色答道：『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；何能容他規避？這一層，你放心；倒是翰林中頗有些少不更事的得要殺雞駭猴，找一兩個來開刀。』

福錕秉性和易，知道孫毓汶手段陰險毒辣，便覺於心不忍；所以勸着他說：『能找人疏通一下，規誡他們識得利害輕重，也就是了。』

『此輩年少氣盛，目空一切，肯聽誰的話？』孫毓汶乾了一杯酒，沉吟着說，『倒有個人，正好拿他來替李相泡製一服開心順氣丸。』

『萊山，你意中想到的是誰？』

『梁星海。』

＊

＊

＊

梁星海名叫鼎芬，廣州人。七歲喪母，十二歲喪父，由姑母撫養成人。生得頭大身矮，鬚眉如戟，相貌一點不秀氣；但筆下不凡，在粵中大儒陳蘭甫的『東塾』讀過書。

那時廣州將軍名叫長善，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書香門第。廣州將軍署的後花園，題名壺園；亭館極美，好客的長善，大開幕府，延請年少名士，陪他的子姪志銳、志鈞一起用功。其中以梁鼎芬年紀最輕，其次是廣

西賀縣的于式枚、與江西萍鄉的文廷式；這兩個人也是東塾的高弟，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，兼以年齡相仿，交情更見親密；據說，親密到居然同室狎妓——梁鼎芬與于式枚都是天闊；只有既高且胖的文廷式，獨逞大王之雄風，梁鼎芬與于式枚作壁上觀而已。

梁鼎芬科名早發，光緒六年二十二歲就點了翰林，與李慈銘同年。這年的房考官有國子監祭酒王先謙與宗人府主事龔鎮湘；龔主事是梁鼎芬鄉試的房師，而王祭酒是他這一次會試的房師；王龔兩人又是至親；而梁鼎芬從小隨父宦遊湖南，以此重重淵源，促成了梁鼎芬的一頭姻緣。

龔鎮湘有個姪女，是王先謙嫡親的外甥女兒。龔小姐從小父母雙亡，由舅母撫養長大；這時長得亭亭玉立，美而能詩，無論做叔叔的，還是做舅舅的，當然都希望她嫁一個翰林。難得梁鼎芬尚未娶妻，現成的一頭好姻緣，俯拾即是。於是春風得意大登科；秋風得意小登科，這年八月裏在京成親，才子佳人，傳爲美談。

梁鼎芬看起來當然志得意滿，將新居題名『棲鳳苑』。但雙棲不多時，便即請假歸葬；第二年春天才回京。臨行誓墓，立志要做個骨鯁鯁之臣；這也是從傷心人的懷抱中激出來的，閨房之中徒有虛名，只好別尋寄託了。

三年散館，梁鼎芬留館授職編修。以他的文采，自然是紅翰林之一；往來的多是名流，其中走得最勤的是，他的同鄉前輩，南書房翰林李文田家。

有一天李文田爲梁鼎芬排八字，說他活不過二十七歲。李文田的星相之學是有名的，許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斷人生死；所以梁鼎芬大爲驚恐，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。

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，回答他說，只有遭遇一樁奇禍；方始可以免死。然而甚麼叫奇禍；禍從何來？這就